

缅甸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

范宏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缅甸; 华文教育; 华人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缅甸华文教育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沉寂后重新复苏, 华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与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国的崛起和对华文教育的支持、中缅关系的亲善、华人的努力和有利的国际背景等五个方面密切相关。同时, 目前缅甸华文教育在合法化、生源和师资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困难。

[中图分类号] G749.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6)06-0071-05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yanmar

Fan Hongwe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 Myanmar; Education; Ethnic Chinese

Abstract: Since 1990s, Chinese education in Myanmar has been recovered again after twenty years's lull.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Chinese schools in Myanmar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scribes to five factors includ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yanmar, China's rise and its supports to Chinese education abroad,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Sino-Myanmar relations, efforts of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At same time, however, Chinese education meets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legalization, recruitment of students and qualified teachers.

缅甸地处中国、南亚、东南亚的交汇之处, 目前有 200 多万华人在此居住。华文教育是他们热心发展的事业,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 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但由于缅甸长期以来的封闭, 外界对其了解甚少, 国内侨史学界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学者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2005 年 11、12 月, 笔者在缅甸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 本文以此为基础, 对当前缅甸华文教育的现状和前景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缅甸华文教育的现状

1872 年, 仰光就已有华侨开设私塾、蒙馆, 传道授业。1904 年, 缅甸华侨在仰光创办了第一所华校“中华义学”, 此后, 缅甸华侨、华文教育经历英属殖民地时期 (1904—1942、1945—

1947)、日本占领缅甸时期 (1942—1945)、缅甸独立后的吴努政府时期 (1948—1962) 和奈温军政府初期 (1962—1966) 四个时期。从总体上来看, 自 1904 年缅甸第一所华校建立到 1962 年奈温军人政变掌权, 缅甸华侨华文教育在师资、学校规模、学生人数等方面, 均呈不断发展趋势。到 1962 年, 缅甸有 259 所华文学校, 39 000 名学生^[1]。1965 年 4 月, 缅甸政府颁布《私立学校国有化条例》, 下令将全国所有私立中小学收归国有。不久, 全缅 200 多所华校被缅甸政府接收。此后, 一些失业的华文教师在各地兴办了不少华文补习班, 但到 1967 年仰光发生“6·26”排华事件后, 华文补习班也被政府禁止。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一些华人华侨在讲授佛经的名义下, 率先办起了一些华文补习班, 让华文教育勉强

* [收稿日期] 2006-10-23

[作者简介] 范宏伟, 博士,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讲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战后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 (1949—1988)”项目 (基金编号: 05JC77003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恢复、发展起来。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不过华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表1 2005年缅甸华文学校、补习班一览表
(学生人数在1000人以上)

学校名称	地点	使用教材	学生人数	班级数量	教师人数
孔教学校	曼德勒	台湾、繁体	7080	154	136
福庆学校	曼德勒	大陆、简体	1200		39
东华学校	东枝	大陆、简体	1050	21	40
兴华学校	东枝	台湾、繁体	1610	38	48
果文学校	腊戍	台湾、繁体	1349		46
圣光学校	腊戍	台湾、繁体	1444		62
黑猛龙学校	腊戍	台湾、繁体	2120		59
千佛寺学校	抹谷	台湾、繁体	1062		28
明德学校	抹谷	台湾、繁体	1432		32
年多学校	并伍伦	台湾、繁体	1584	32	46
佛经学校	并伍伦	台湾、繁体	1428	35	46
明德学校	南兰	台湾、繁体	1310		26
明德学校	南坎	台湾、繁体	1329		31
猛稳学校	丙弄	台湾、繁体	1377	33	35
大华佛经学校	大其力	台湾、繁体	1003	30	24
景华佛经学校	景栋	台湾、繁体	1701	34	46

资料来源:笔者2005年12月1日—12月14日在缅甸曼德勒的调查;12月10日在缅甸并伍伦的调查;12月15日—12月18日在缅甸东枝的调查;李祖清:《缅甸华文教育调查报告》(未刊),2005年5月,李祖清提供;《缅甸南掸邦地区各华文学校情况一览表(2005年度下学期)》,缅甸东枝兴华学校校长廖忠季编制、提供。

从表1可以看出,缅甸华校人数最多的是曼德勒孔教学校,该校在曼德勒共有东、西、南、北四个校区,拥有教师136人,从幼稚园到高中三年级共有154个班,到2005年12月1日为止,共有学生7080人。全缅华校规模最大的是明德学校。明德学校除了表1中列出的三所学校以外,还在缅甸曼德勒、木姐、东枝等地开办了8个分校。据腊戍明德总校教务处统计,2004年全缅11所明德学校共有学生8433人,教师191人^[2]。缅甸其他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华校、华文补习班有几百所,学生人数从数十人到800、900余人不等。

通过表1我们还可以发现,学生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华校全部分布在上缅甸^①地区,体现出緬

甸华文教育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缅甸一些华人华侨利用讲授佛经的名义,办起了一些华文补习班、补习学校,并不断发展。但相比之下,经历了1967年排华的仰光华人和其他距离政治中心较近的下缅甸其他地区的华人,对华文教育采取了更为谨慎小心的态度。因此,下缅甸华文教育起步晚,发展规模要远远逊色于上缅甸地区。

目前,下缅甸地区华文教育发展最好的当属仰光。仰光现有庆福宫华文佛经补习班、甘马育观音庙佛经补习班、天后宫佛教华文补习班、九龙堂天后华文学校、晋江公会华文补习班、舜帝妙善华文补习班、三山福州同乡文化艺术中心、福星语言与电脑学苑、甘马育闽侨福同仁补习班、甘马育建德分社补习班、正友语文商业中心、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在仰光的这些华文学校、补习班中,福星语言与电脑学苑、正友语文商业中心、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设施最好、师资力量最强,并对学生收费。其他补习班均无正式校舍,大多借华人寺庙、同乡会和宗亲会的会馆办学,师资、硬件设施差强人意,不分民族、宗教对所有学生均实行免费,具有慈善性质。

由于缅甸的华文学校尚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不能同当地国民教育接轨。因此,缅甸华文学校不是全日制授课,上课时间一般在缅校上午上课之前和下午放学之后这两个时段,只是在缅甸学校暑假期间(3—5月),才实行全日制上课。

华校使用的教材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台湾编写的繁体教材,主要是台湾国立编译馆编撰的《国语》、《数学》、《公民》、《物理》、《化学》、《生物》等;第二种是大陆编写的简体教材: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编写的《汉语》(1—12册)、《说话》、《中国文化常识》等。通过这些教材,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华校教育的不同特点:使用大陆教材的华校是第二语言教育的语言教学,教学媒介语为缅甸语或双语,教学内容是语言、文化。采用台湾教材的华校是使用母语教育的语文教学,教学内容是知识、文化教育。

不同学校使用哪种教材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原因。二战后,缅甸华文教育就曾是国内两党激烈争夺的领域。目前,虽然这种出于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争夺已渐行渐远,但其历史影响和两岸在对海外华

① 缅甸地形南北狭长,緬华社会一般习惯以曼德勒为分界点,以北称上缅甸,以南称下缅甸。

人华侨统战方面的竞争依然存在。现在,台湾当局每年在缅甸华侨华人中录取 300人赴台上大学,其中 250人公费,吃、住、学费全免,星期六、星期日可出去打工。另外,还有海外青年职工培训班(海青班)是在缅华中招生,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这对于经济尚不宽裕的缅甸华人来说,同大陆相比赴台深造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学校使用何种教材,将在毕业出路、市场、生源方面不同。再加上,台湾给予部分使用台湾教材的华校相当的师资支持。所以,经济原因也是一些华校选择使用什么教材的原因。

二 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的原因

从整体上来看,缅甸华文教育自 1966年进入“冬眠”期后,经过二十余年沉寂,然后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慢慢复苏,渐显发展态势,拥有今天的办学规模。这种状况的产生,大致可以从缅方、中方、中缅关系、华人和国际背景五个方面来分析。

从缅甸方面来看,当地华文教育虽然尚未合法化,但政府基本持默认态度,这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华文学校、补习班能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此外,这一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变化也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1962—1988年奈温军政府时期,对外缅甸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极力消除外国在缅甸的影响;对内严格控制公民和外侨的集会、结社、言论以及同外界接触的机会,实行封闭排外的“缅甸式社会主义”路线。1988年 9月,以苏貌为首的新军人政府上台后,放弃奈温时期的“缅甸式社会主义”政策,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缅甸经济有了较大发展^[3]。缅甸从盲目排外、自我封闭向开放引资、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的转变,为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政策空间,而华人经济的成长和崛起又为依靠私人筹资的华文教育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1988年以来,新的军政府虽然对民众的控制仍较为严格,但同奈温时期相比已经有了一定改观,尤其是民众同国外地往来、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已有了相当的空间。缅甸华人同大陆、港澳台、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可以较自由地往来和交流,可以订阅泰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可以收看卫星电视。目前,缅甸能收看到的卫星电视有近 200个频道,其中中文有 60多个台,大陆 CCTV 各套节目、各省市的卫星台,香港、澳门、台湾的

卫星台均能收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缅甸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是其发展的根本前提,缅甸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华文教育的复兴创造了内在的客观环境。

从缅甸华人来看,奈温时期的私营经济国有化运动使华人经济事业一落千丈,经济实力遭受沉重打击。1988年缅甸实行开放,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后,华人重新活跃在缅甸经济发展建设中。缅甸大部分的零售业、批发业,包括边境贸易的进口贸易和大饭店等,都是由华人或中缅混血儿经营的,华人再度居于缅甸经济的前沿^[4]。因此,90年代以来华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目前华文教育能得以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华人社团是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缅甸华人聚居的各地均有各种宗亲团体、同乡会。缅甸华文教育从筹募办学经费,提供或购买办学场所到公关联络,无不是在华人社团凝聚起来的华社力量推动下取得的。

香港大学高伟定(Gordon Redding)教授认为,亚太地区有三种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日本、韩国和海外华人^[5]。华人的投资在亚洲内部形成了一个涵盖东南亚、香港和中国沿海的活跃经济带^[6]。在这个经济带中,华商网络的纽带作用也提升了华人在缅甸的地位。华人不仅“处于缅甸开放经济的最前沿,而且缅甸许多的外资是通过当地华人的渠道进入的。许多缅甸华商是外来华人投资者的代理人。”^[7]因此,随着中国和各国华商在缅甸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大,缅甸华人在引进外资中的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缅甸当局也认识到了华商网络的作用和华文的商业价值。例如,1998年 11月 4日缅甸被允许重新拥有第一份华文报纸。缅甸政府态度的转变正如缅甸华报发刊词所言:“《缅甸华报》的诞生,不仅说明我国领导人对世界五大文字之一的华文的重视,并认同了在缅甸发展华文的必要。以沟通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和世界各国华人社会,来促进我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信息往来。”^[8]同时,缅甸华人也意识到华文给他们带来的机遇,提出“学好华文,无论在贸易或交际上,无论对自己国家,都将起很大的作用。”^[9]

从中缅关系来看,1967年缅甸发生排华事件后,中缅关系交恶,双边关系虽然在 70年代初恢复正常,但是为了防止再次遭到打击,许多华侨华人加快了入籍和同化当地的步伐,并尽量隐藏自我

认同和华人的身份。1988年缅甸新的军人当政后,国内民主政治、人权等问题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成为缅甸最有力的支持者,两国结成了较密切的战略和经济关系^①。中缅邦交的亲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的社会地位,减少了他们参与兴办华文教育等社会活动的顾虑。

伴随中缅关系的密切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是为当地华文教育的复苏,带来了潜在和现实的推动力。2004年,中缅双边贸易额达到 11.4549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比 1988 年增长了 348%^[10]。特别是两国边贸的发展、中国对缅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带动了华人经济的发展,也提升了中文的经济价值。例如,在边境投资的绝大多数是云南和福建籍商人,他们在缅甸城市中心地区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华人社会^[11]。中国商品、资本、语言、文化在上缅甸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对此,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危险的“中国化”^[12]。这些变化部分凸现了华文教育的商业价值。

从中方来看,为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积极提供帮助和支持,具体做法可以分为“请进来”和“走出去”。近年“请进来”的主要举措有,举办各种文化、教育活动,邀请缅甸华人学生和其他国家华人子弟来华参加,以增进他们学习华文兴趣,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现状的了解和认同。例如,中华才艺大赛、“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武术暨民族舞蹈夏令营”、“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寻根之旅夏令营”等。此外,还定期举办“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国际华文教育研讨会”,邀请缅甸和其他国家华文教育工作者参加会议,就华文教育的发展进行研讨。获得 HSK 奖学金者可以到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2005年 10月,缅甸 14 所华校的 16 位校长和领导应邀访华,参观访问大陆教育的发展状况。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政府也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努力。从 2001 年开始,中缅两国教育部联合在缅甸举办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为了培养缅甸当地的华文教育师资力量,云南大学派教师赴曼德勒和腊戍进行汉语函授教学;云南大学成教院与曼德勒福庆学校联合开设汉语文学系大专函授班;中国海协组织学术交流团赴缅,对当地华文教师进行教学培训,仅 2004 年、2005 年仰光即已有

182 人接受培训。中国驻缅使馆举行“郑和——中国知识竞赛”、“中国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文化网”知识竞赛等,促进缅甸华裔青少年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加学习华语的兴趣。2005 年 12 月,由 15 个国家部委组成的“国家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联席会议”访问缅甸,对当地华文教育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此外,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吸引了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亲和力与文化认同,也进一步催升了海外华人学习中文的热情。

从国际背景来看,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各国的交往更为密切。一些国家向世界积极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教育和文化,例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等。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竞相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汉语热”,中国也在全世界推动 HSK 和孔子学院的发展。

就东南亚而言,意识形态对立的消除、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中国睦邻友好政策的实行、中国在亚洲承担起大国义务等,大大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猜忌和防范,促进和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双边、多边的语言、文化交流取得明显发展,昔日作为“社会主义”语言的中文成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互动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目前,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均开设了中文系。这些为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气候和大环境。

三 缅甸华文教育面临的困难

首先,缅甸华文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其地位和性质问题。目前,缅甸华文教育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只是在军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默认态度下存在和发展。华人兴办华文学校大多通过同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来进行,缺乏法律和政策的保障,所以缅甸华文教育的兴衰、起伏存在很大的人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目前主导缅甸华文教育的社团领导、侨领来说,他们大多经历过 1960 年代的华校收归国有和排华运动,历史的伤疤使不少人存在顾虑,不敢放手发展华文教育。因此,缅甸

① 参阅〈日〉徐本钦《中缅政治经济关系:战略与经济的层面》《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 1期。

华文教育所处的这种不上不下、亦暗亦明的尴尬处境,从根本上制约了其发展。

其次,生源问题。由于缅甸华校没有被纳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都是私立、补习性质,因此虽然华校授课时间选择在政府学校的课前、课后时间,但也有课时(政府学校有的上午上课,有的下午上课,有的全天上课)冲突的问题,造成一部分学生流失。同时,华校年级越高学生人数越少,特别是政府学校的九、十年级学生。原因在于华人子弟缅甸放学后要参加缅甸老师开办的补习班准备高考,所以从切身利益考虑,绝大部分高年级的华校学生都会选择后者,中断华校的学习,全力准备缅甸大学的联考。此外,华校的生源问题实际也是学生出路的问题。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缅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中文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其仍然无法与英语的价值和作用相比。特别是在下缅甸,中文缺乏足够的语言使用环境,学习中文的经济价值不明显。所以,“学中文的经济效益不大对孩子吸引力不强”,而“懂得英文可出去的国家多,可半工半读,家庭不用长期支持他们的读书费用”,而且毕业后还可以留在那里工作^[13]。

对于缅甸这样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华人子弟来说,学习何种语言能给其本人和家庭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是他们选择的最直接原因。而上下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差异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上缅甸华文学校之所以数量多、规模大、生源充足,除了因为其远离政治中心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台湾侨务部门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上缅甸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中文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大部分华校采用台湾教材,同台湾岛内教育接轨,从而解决了华校学生的出路问题。上缅甸众多华人子弟之所以能从小学到高中去使用台湾教材的华校学习,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赴台升学、打工、就业。相比之下,大陆大学虽然也在缅招收华人学生,但其奖学金的数量与额度、课余的打工机会、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均不能与台湾相比。缅甸华人学生选择学习何种第二语言、简体还是繁体中文,其带来的出路问题是影响华校生源的主要原因。

再次,师资问题。缅甸华文教育的多年断层,造成了华校普遍缺乏师资。特别是在下缅甸,教师队伍老化、后继乏人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瓶颈。这主要是因为:下缅甸华人同化程度更高,而上缅甸

华人的语言和文化保持较好;上缅甸华校的办学市场化,教师职业化,不是免费、义务性的,因此生源和教师较为稳定;上缅甸华校众多,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制较为完善,华校毕业生成为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因而上缅甸华校在师资方面具有“造血”功能。例如,曼德勒孔教学学校在录用新教师时,会优先录取本校高中毕业的学生,其中每年该校高中毕业申请在校任教的有40—50人^[14]。再如,曼德勒福庆语言电脑学校专职教师有27人,35岁以下的有20人,占74%,大部分为本校培养出来的教师。其中,还有四位教师是曾在该校学习后留校任教的缅族学生^[15]。

下缅甸华文教师以50岁以上为主。华文补习班虽也培养了一些年轻人补充到教师队伍中,但杯水车薪,不能改善教师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状况,特别是“越是高班老师越少。”^[16]因为,下缅甸华校除了少数面向市场,实行收费以外,大部分是华人同乡会、宗亲会创办的免费、义务华文补习班。因此,大部分教师是兼职和半义务性的,教师工资只是象征性的“车马费”而已。教师收入的微薄和非职业化,难以鼓励和吸引年轻人从教。

此外,全缅华文教师的教学水平差强人意,亟需提高。教师缺乏必要的培训,采用语言教学的教材,却沿用语文教学的方法,缺少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国内请教师,不仅数量上难以满足需求,而且费用较高。派教师到国内培训,也存在同样问题。缅华文教人士希望,尽快培训本地老师,提高教学水平。

结论: 缅甸华文教育的前景

华文教育是华人所在国家的一种民族语言文化教育,是所在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之一,目的是培养具有民族语言能力和文化修养的华人族裔后代^[17]。但现实中,缅甸华文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华人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的问题。迄今为止,华人也未被视为当地少数民族,没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待遇。缅甸华校的合法化将意味着,政府将面临缅甸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等其他移民群体的同样诉求,而这些群体兴办学校的宗教背景无疑会使问题复杂化。同时,缅甸政府也将面对被大缅族主义压制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类似要求。因此,缅甸华文教育背后实际上牵动着缅甸复杂的政治、宗教、民族问题。

(转第28页)

PP. 16 王士录主编《东南亚报告 2004—2005》，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47页。

[13] 赵月珍译《马来西亚外长说泰南问题不仅是泰国国内政也是地区问题》，《东南亚动态与研究》第 14期（2004年 11月）。

[14]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83页。

[15] 《联合早报》，2004年 12月 18日。

[16] 王士录主编《东南亚报告 2003—2004》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34页。

[17] 参见赵月珍译《马来西亚副总理纳吉谈泰南问题》，《东南亚动态与研究》，第 9期（2004年 5月）。

【责任编辑：王 宣】

（接第 75 页）

未来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如何，关键取决于缅甸当权者的态度，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又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缅甸国内政治、经济格局

的演变；华人的影响力和诉求；中缅关系的走向；国际形势的变化。

【注 释】

[1] Douglas P. Murray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 Oct—Dec 1964 P. 79.

[2] 《明德腊成明德学校及各地区分校 2004年学校概况表》，缅甸曼德勒明德学校提供。

[3] Myat The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yanma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4 P. 235.

[4] Mya Thap “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28.

[5] Gordon Redding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Understanding the Engine”,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28 No. 1 1995 P. 61.

[6] Rajeswari Ampalavanar—Brown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Patterns of Growth, Diversification and Finance: The Case of Charoen Pokphan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5 Sep., 1998 P. 620.

[7] Linda Dunn Clarke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Emerging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A Confucian Model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Using Factors Unconsidered in the West*, Florida In-

ternational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PP. 54—55.

[8] 《〈缅甸华报〉发刊词》，（仰光）《缅甸华报》1998年 11月 4日。

[9] 《热烈欢呼在缅甸举办 HSK 考试》（仰光）《缅甸华报》，2001年 2月 21日。

[10] 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商务年鉴（2005）》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 857页。

[11] Bertil Linner “Enter the Dragon”,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2 1994 P. 22.

[12] Mya Maung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ization of Upper Burma”, *Asian Survey* Vol. XXXIV No. 5 May 1994 PP. 455—459.

[13] 笔者对缅甸仰光“九龙堂天后华文学校”教务主任吴美玉的访谈，缅甸仰光，2005年 11月 26日。

[14] 笔者对缅甸曼德勒“孔教学校”校长王升鸿的访谈，缅甸曼德勒，2005年 12月 1日。

[15] 《缅甸曼德勒福庆语言电脑学校教员表》（缅甸曼德勒福庆语言电脑学校简介（2006年））。

[16] 笔者对缅甸仰光“正友语文商业中心”校长林长青访谈录，缅甸仰光，2005年 11月 27日。

[17] 彭俊：《华文教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2004年，第 23—24页。

【责任编辑：李婉君】